“先生，醒醒，我们酒吧马上就要打烊了。”  
“唔嗯…”" ]" H% n8 x: x+ f\* }  
在连续的拍打和叫唤下，如死尸一般趴在酒桌上的肖定浪总算是有了一点反应。睁开了填满痛苦的稀松睡眼，摇摇晃晃地支起沉重的脑袋，混乱的记忆还停留在酒吧动感的音乐中。  
随着清醒而来的，是痛苦的回忆在酒精的加持下的头疼欲裂，让他忍不住地用两双布满老茧的双手抓弄着杂乱的头发。  
0 k- T4 e3 h4 e" j( k' l  
  
就这样揉了一会儿，肖定浪慢慢适应了过来。他这时才有精力看向旁边叫醒他的人。是一个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的中年人，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。只是一眼，肖定浪就对这个人极度厌恶，因为这个笑脸和他那恶心至极的上司一样虚假，令人恶心。" W: a2 f, C& P0 M5 F; a! i) G  
见到肖定浪醒了过来，中年人继续说道:“先生，酒吧马上就要打烊了，你还要喝酒的话只能移居别处了。”  
“嗯？叫你们经理过来。”肖定浪边说着，边又想拿起桌子上的没喝完的酒，话里弥散着残留的酒意。. \_! f1 a! m1 q% e  
% C# C# M9 B& m7 k  
  
“先生，我就是酒吧的经理。”酒吧经理抓住了肖定浪的手腕:“你真的不能再喝了。”: I/ Y' \_, z6 v# v# I2 k  
肖定浪用力甩开酒店经理的手，酒也被撒出一些。  F: W) i1 F; d7 n( ~( l+ {$ X  
“哦，你就是经理啊，怪不得穿的人模狗样的。收起你那假惺惺的尊称，老子听到直犯恶心。”8 V) G. D5 k, j0 \: x2 b  
没有管旁边酒店经理逐渐僵硬的笑容，肖定浪又举起酒哐哐哐地喝了一大口。  
“老子现在就要在这喝，你能把老子怎么样。”  
此时酒店经理的脸早已黑如木炭，语气也没了之前的友善。0 d- Y' M2 x\* `  
“先生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- B2 q0 q9 G9 S' \_  
  
- t! D1 z& ~" t1 D% {5 x8 r  
“呵呵，暴露本性了，你们这些当领导的都是这样。”肖定浪指着酒吧经理，眼神里充满了愤怒:“表面一套，背面一套，都是社会的害虫。”/ A) m9 o. k( u  q9 d: h6 V  
声音不大，却仍能在这已经空旷的酒吧里回荡。  
酒吧经理听着眼前男人的指控，心里轻微一跳，但很快就又归于平静，他只当眼前的男人醉的丧失了理智。9 {2 b, n5 U1 S( v\* ^' y  
“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”他把双手背在身后，对着门口喊道：“保安送客!”  
0 h, u- @1 E& T; A7 Q  S6 R\* ^  
  
“砰。”  
肖定浪像一条死狗一样，被两个肌肉大汉架着丢到了酒吧门口的街上。  ^- A# `6 j) R/ l8 ?+ d  
“滚远点，别让我看到你还在这。”其中一个大汉说道，还挥了挥自己的拳头。  
肖定浪看着他们嚣张的表情，内心的愤怒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充满了胸腔，但马上又泄了气。要是以前的话，说不定他已经冲了上去。可现在，肖定浪那消瘦的身体，估计不够别人一只手捏的。  
费力的站起身，肖定浪努力维持着身体平衡，一步一耷拉的离开了酒吧。  
  
  
今晚的街异常平静，吹在身上的风很凉爽，让走了很远的肖定浪心里逐渐平静了下来。他看着散发散发黄色光芒的路灯，忍不住地想起了以前，他和女儿夜跑的时候。那时肖定浪还是热爱健身的人，女儿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春活力，怎么跑都不嫌累，眼睛又大又闪，她开心地对肖定浪说，我想要成为作家，出名的那种哦。  
想着想着，路灯的光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明亮，肖定浪忍不住蹲坐在路肩上低下头，把双手架在自己的面前。一个38岁的失意男人终于装不住了，在这无人的、空寂的街上流着泪水。  
( J& ~3 H7 r9 w2 V\* F  
4 r3 Y9 i6 j7 `# Z  
肖定浪原来一直是人们羡慕的对象。取了一个漂亮的老婆，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公司的业绩也不错，上司也许诺只要肖定浪努力干，下个月就提升他的职位。可谓是家庭、事业双丰收。2 F0 o! z$ K" i2 U, Z  
可是就在那天晚上，正在加班的肖定浪接到了一通来自医院的电话。  
“你好，你是肖定浪肖先生吗，你的妻子和女儿遭遇车祸了，情况很严重，希望你能尽快赶过来。”  
手似乎都拿不手机了，一直颤个不停。肖定浪的表情不停在木讷、悔恨、痛苦之间转变。  
“你说什么，我老婆…和女儿…出车祸了”9 M\* i' i9 n% v' D  
“嗯，是这样的肖先生，不过你不用太担心，还不确定有没有生命危险。”  
“是怎么出车祸的。”) F. x1 G: z8 y! c- o& E\* T/ d  
“好像是一辆黑车变道导致的车祸。”  
“那辆黑车的司机呢。”% G. P- l+ U4 s$ m  
“逃逸了。”; X5 f# i0 \' q# \7 W0 b: f/ J' P3 m  
“好的，谢谢你了。”5 x( b9 ~( ~7 o, W& x' K  e  g  
  
  
快速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，脚步和心跳一样急促，肖定浪只想自己现在能瞬间穿越到医院，好好看看母子两的具体情况。想到今晚是女儿的十八岁生日，肖定浪更加的懊恼后悔。  
“哎呀，定浪啊，你这是要去哪？”" h7 d\* g/ y. f, s" U% y. ?  
肖定浪下楼的急促脚步被一道身影止住，来的人是肖定浪的直属上司谭飞，油亮的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。  
“谭总，我家里出事了，今晚的工作可能要明天才能完成了。”  
肖定浪焦急的表情被谭飞看在眼里，一双圆滚滚的眼睛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' \_5 n\* j2 ?$ e# l4 a. k" a, O# K  
\* v, a( ]6 h3 J  d  U% u" t  
  
“定浪啊，你不用太担心，不好的事情肯定都会过去了。”谭飞用油腻的大手拍了拍肖定浪的肩膀，表情也变得有些沉重:“但是啊，我有点难办啊。上头就要今天完成这个项目，不然我也不会让你加班的呀。”3 B3 C& U7 k: z9 O  
“谭总，你让别人做吧，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。”+ z5 `. ~\* U4 Q  l" T7 {5 b  
“哎呀，别人哪有你做的好啊，不然我也不会承诺你升职的事啊，你说是吧。”  
谭飞口腔里无形的蒜味像是一架天平，威胁着肖定浪不得不在家庭和事业中作出抉择。  
  
  
思考了很久，肖定浪还是妥协了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母子平安，自己工作也顺利，那不是皆大欢喜。  
就这样，凭着侥幸心理，肖定浪点了点头同意了。" {& @; t- ?! q$ V  
听到自己最想听到的答案，谭飞刚才下垂的脸立即绷成了一朵菊花:“定浪啊，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，真的是公司的荣幸，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。”  
“还有啊，定浪，你手机先给我保管吧，你工作也不能想东想西啊。”  
虽然不想给，但是谭飞保证有事会说，肖定浪犹豫了一下还是交了出去。  
“我就在办公室，你做完了，直接进来就行。”这是肖定浪那天晚上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。+ s1 Y& Y0 e9 e  
  
  
很快三十分钟过去了，肖定浪敲完了最后一个字符，他完成了本需要一个小时的工作任务。抬头看向窗外，透过闪烁的霓虹灯，肖定浪仿佛看到了母子两已经脱离危险，等他过去。  
站起已经有些酥麻的身体，肖定浪打开了办公室的门。映入眼帘的只有谭飞趴在桌子上那肥壮的背影，自己的手机被丢在一旁的角落无声地亮着。; I% ~9 f' n- T4 ]  \& P; I  
突然一股紧张的情绪从胸部蔓延到头部，肖定浪也不打招呼了，拿起手机。十多条未接电话赫然在目，那熟悉的电话号码无一不说明那是医院打来的。9 X9 J5 m. {# c0 W% d% J  
\* \_8 r. K3 K! p, E6 V4 p7 O  
  
肖定浪此时完全忘了对自己的上司兴师问罪，脑袋里只有对自己的忏悔和对母子两平安的祈祷。他一边冲出办公室，一边把电话打了回去。3 w5 @8 ?- F/ k' U- X- e- m  
巨大的声音把还在打着鼾声的谭飞惊醒，喉咙里发出“哼”声，他伸起懒腰，桌子上留下了油滋滋的印记。9 Z4 h5 L! a1 i# {  
“什么响声啊，都打扰到我的美梦了。”谭飞探头左右看了看，没发现什么东西就又趴了下去。# f! T8 D% Y- ?8 A  
  
0 m8 U6 j0 d) s" W% r! w  
“千万不能有事，千万不能有事…”3 J+ S' w5 e6 O  Y$ b0 w/ a: Z' g  
肖定浪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拿着正在拨通的手机。可是医院那边始终没有接通，通话的“咚咚”声就像一柄柄锤子一样，敲在他的心上。  
现实就是这样，你越想的如愿，命运越会给予你沉重的打击。  
当肖定浪赶到医院时，他得到的只有一句冷冰冰的道歉和尸体火化的建议。那是肖定浪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惶恐和害怕，那个瞬间他忘了自己，忘了自己会哭，忘了自己会说话。  
  
  
后来，肖定浪的母亲知道儿媳妇和孙女车祸去世的事，突发心脏病当场没了性命。就这样肖定浪一个人送走了三个至亲，他没有哭，只是把她们都火化，骨灰撒在了大海。导致车祸的凶手还在逃逸，似乎已经失去了踪迹。' X& H: \" u7 c8 I  
再后来，肖定浪忍住了自己对谭飞的恨意，还是每天都很努力工作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短暂的忘记自己的痛苦。但是在那个项目完成后，肖定浪不但没有升职，反而像垃圾一样被丢的远远的，谭飞却凭着项目得到了赏识。4 m! d4 x\* P3 d( C: \  
肖定浪至今忘不了，谭飞奸笑地看着他说道:“哎呀，定浪呀，我也没办法。这都是上头决定的，你呀，最近总是走神，差点把项目毁了，早点走出来吧，我相信是你肯定可以。”  
  
  
最后，肖定浪卖掉了自己和老婆辛苦多年买的的车和房子，离开了那个地方，独自在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，直到现在。  
  
  
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肖定浪哭的嘶哑的声音越飘越远，直到有个人站在了他的面前。  
“你想要改变吗？”  
一道浓重的香水味飘散而来，肖定浪听到这句话，连忙用衣服抹着脸上的泪水，他全然不知这个人在他面前站了多久。+ a; c) S' x1 k  
自认为擦干净后，肖定浪抬起头，只有那红肿的眼睛无法抹掉。神秘人穿着肖定浪从未见过的衣服款式，脸上还蒙着黑纱，不过根据身材还有声音，肖定浪肯定她是个女人。, \$ P& T) c) i/ J4 {) v  
" @6 Y  }8 z2 q\* M0 R! o  
" C6 T+ B3 `8 d2 H# L  
“你是谁？”肖定浪对神秘人有些戒备，不只是因为她奇怪的装扮，更是因为自己的囧样都被看到了。\* l' n' Y2 o: ]. n' ^# X$ ?  
“我？”神秘人还是站在原地，把垂下的手一只插在腰间，另一只放在身前:“你就叫我小思吧。”  
小思的动作充满了女性的魅力，就算是肖定浪也不得不承认。  
  
  
“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你要给我钱？”肖定浪又低下了头问道。  
“不只是有钱哦，你还可以体验全新的生活，把现在的你完全丢弃。”小思笑着答道。\* I- c# F1 Z2 X0 |  
“别以为仗着你是个女人，就可以在街上随便骗人。我是很落魄，是很颓废，但我不傻。”肖定浪轻摇了一下脑袋，扶着膝盖站起来。% H1 U% a! x/ q% H, p  v8 S3 I' t  
“我要回去了，你也快点回去吧，晚上很危险。”拍了拍屁股上的灰，肖定浪转身向右边走去。  
  
  
小思看着走开的肖定浪，脸上还是笑吟吟的，并没有被肖定浪说她是骗子所影响。  
“你是走不出去的，这块空间已经被我锁定了。”  
肖定浪并没有停下来，你还以为写小说呢，还空间锁定，我看起来这么像傻逼么。  
只是很快肖定浪就被自己打脸了，因为不管他走了多久，每次回头小思还是站在他的后面，动作都没有变化。: Q+ o, b3 u' ~. \0 o  
肖定浪这时才意识到，怪不得街上不但没有行人，甚至连车都看不见一辆。按平时肖定浪肯定早就发觉不对劲了，只是酒精和内心的悲伤，钝化了他对身边事物的敏感程度。  
7 N! h9 I8 g! S5 W\* g9 n  
0 F5 h& \_' P. L& I  ?7 J  
“现在你相信了吧。”小思看着放弃挣扎转身回来的肖定浪说道。6 ~% \_1 Y- }& a# B+ w7 P( p  
“现在的这一切都像是做梦。”肖定浪用力揉捏着又痛起来的脑袋:“可是我很明白我现在是清醒的，对于刚刚说你是骗子的话，是我错了。”- l' s/ E- b4 K( z- }  
“没关系的，你以后会慢慢适应的。”小思把裹着黑丝手套的手伸到肖定浪面前:“来，握住我的手。”, }; Y0 H+ Q- e9 H. K  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。”肖定浪摇摇头。  
“呵呵呵，你在想什么呢，我这是把能改变人生的力量传给你。”小思哭笑不得地看着肖定浪。, P( k" R5 f" j  
4 \_2 Q' b' Q" H0 M9 e5 Z/ J  
  
看着小思不像开玩笑的眼睛，肖定浪愣了一下。不知为什么，心里的那股沉寂已久的怒火突然间涌了上来。. S+ y& f8 w) h8 y) M# p# `  
我现在这样颓废的样子，真的对得起她们吗。她们如果知道我变成了一个知道到逃避的懦夫，她们会有多难过。  
“定浪，你不知道我和筱筱死的多难受吗，你要为我们报仇啊。”  
突然，肖定浪看到了满脸鲜血的老婆出现在自己眼前，嘶哑着说道。当肖定浪想要说话时，那道身影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真实如现实的幻想，让肖定浪又是心里一痛，火也烧得更烈了。2 J4 z( r: ?\* A2 H6 r% A  
“我要保仇，我要让那些罪人付出代价，惨痛的代价。”2 `6 I3 `9 N- Z  
  
  
想到这，肖定浪用力地握了上去。与想象中握手的感觉不一样，小思被黑丝手套包裹住的掌心略带着一点温热，手柔软的就像一团棉花。% N\* b/ b/ ~0 p& o% s8 b: \: k  
“不愧是我看中的人，很果断的嘛。那我要开始了。”小思嘴角透过一丝邪魅。% x+ w! ?( T( O5 E  
话音刚落，肖定浪就感到一股电流从小思的手上传来，整个右手的血仿佛都沸腾起来。大量的信息涌入了脑海，让肖定浪控制不住昏迷了过去。小思俯身抱住了晕倒的肖定浪，轻放到了地上。! @; t7 R7 I# D( c  
“我还没传完呢，你怎么就倒下了。”小思看着晕过去的林峰:“不过这样挺好，省了我不少事。”  
. ]0 K( v3 F1 j# K  
; Q  C' M# [$ w  
“奶奶，那个人是乞丐吗，怎么睡在街上？”: j' M' y+ [\* V. t1 q- Y0 ]: L  
“糖糖，你记得要离这种人远一点知道吗，他们可能有精神病，很危险的。”6 j- Q4 @# K\* }5 a: ~5 L# i" [  ]  
“嗯，我知道了，奶奶。”1 s( h, a( `/ U6 x! J  
街上断断续续的的交谈声和行驶声吵醒了睡在地上的肖定浪，刺眼的阳光让他一时睁不开眼睛。  
适应了一会儿，肖定浪爬起身，浑身上下的酸痛让他有些难受。困惑的看着四周，肖定浪脑袋有些懵，他只记得自己被保安赶出来后，走到了这里，完全没有印象自己是怎么在这里睡着的。. W4 \_7 l% W3 E! R9 S! F  
  
  
可能是因为昨晚喝太多了吧，肖定浪苦笑地摆了摆头，他很少醉成这样。抬头看了看太阳，肖定浪推断应该在九点左右，夏天的太阳出来的很早。; ]: E4 L, p- o: J% J& \  
顺手检查身上有没有丢失的东西，裤带里的钥匙和钱包都没有丢。肖定浪看着自己浑身上下的灰尘和污渍，叹道:“这身衣服算是废了。”# r+ l  i\* y+ O' E1 {, M  
捏了捏还有些刺痛的膝盖，看着街上的人眼里那种鄙夷和讨厌的眼光，肖定浪知道他们把自己认成了乞丐，自己现在邋里邋遢的，走路也一瘸一拐的，想解释也解释不清。  
“还是回家洗个澡吧。”  
  
) I) b" B9 ?7 k% G\* j  
肖定浪的家离这并不远，从酒吧到他家也只需要五分钟路程。当然那是正常的行走速度，肖定浪比以往多花了几分钟才到家。( a7 x& t3 D' i, M3 j8 k" U  
这个房子不贵也不大，刚好够肖定浪一个人住。家里除了基本的家具外，就只有一柜子的书，他晚上出去喝酒，白天就在家看书。' h  Y- o% ~3 s  
家里一丝灰尘都没有干净整洁，与他现在的窘迫形成了强烈对比，这是被老婆影响的。  
最中间的桌子上摆着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，肖定浪每次进门就能一眼看见，这能让他想起以前那幸福的时光，给他生活带来最后一丝慰藉。6 y2 v, M4 R! h  O8 H  w, {  
- I; p" d% |% q( f  
, R8 d# g" R; o! I# O! i5 f  
肖定浪从衣柜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，走向卫生间。他脱下脏兮兮的衣服，丢进了垃圾袋，走进了这块狭小的区域。就在和平常一样，抬手要打开花洒的时候，肖定浪才突然发现右手的异样。4 l8 f; m0 ?( q5 v/ s' j  
只见手臂上面多了一道的纹身，诡异、鲜艳、邪魅的紫色玫瑰。浑身带着荆条，像一条蛇一样，从手臂正面缠绕到背面。# P. `- X4 s8 w3 r  
“这是…”肖定浪看到这个本不应该出现在他身上的纹身，脑海里的某些限制突然被打开。5 a" w/ a2 y# \_  
“皮化:能把一个人变成皮物穿上，并获取全部记忆，对皮化的部位活化后，能使其保持原来的生物活性。”  
  
  
不知为何，肖定浪对这些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信息没有一丝排斥，关于皮化的意思和使用方法就像他的本能一样。# f% e  a# H" |$ r7 {4 Z  
“这就是我的力量吗？”肖定浪举起手看着妖异的纹身，眼里带着几分喜意:“我可以用来复仇的力量。”  
对于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，肖定浪不知道他是何时获得的，怎么获得的，他唯一清楚的是，这股力量是他复仇的利剑。  
  
  
随后不知为什么，肖定浪又想起了那个痛苦的夜晚。如果当时我有这样的力量就好了，就不会造成那样的后果了。. T4 c# R9 U1 q( J- e# c4 Y  
打开花洒，肖定浪想冲掉突如其来的悲伤。冰凉的水从头顶留下，浸透全身，让他稍微冷静下来。  
“但是那两个人渣，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肖定浪一拳重重打在墙上，紫色玫瑰被冷水淋湿后，显得更清晰了。\* W, ^/ X! S# \) F1 H7 }, t  
, l\* J# H- u& D  E. X3 S  
% @5 G3 F9 u3 P  Q( [. X( ]  
一周的时间过去的很快，连肖定浪也没发觉他已经观察那个女孩已经五天了。他眯了眯干涩的眼睛，重新看了过去，此时那个女孩此时正和她的母亲一起逛街。  
为了执行自己的计划，肖定浪五天前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城市，自己该直面痛苦了。  
肖定浪拉低黑色的鸭舌帽，远远地看着不远处这对身着富丽的母女，就像一只暗暗隐藏的猎豹。  
8 b- b1 C( t# I1 J- s' X, \9 g8 H  j  
  
这一对母女身份很不普通，一个是这个城市首富陈隆的妻子，一个是女儿。肖定浪本来选择的目标是陈隆，但是因为得知他人在国外就放弃了，不得已选择他的家人为目标。6 E9 e/ M6 \_1 L" F7 L  
肖定浪之所以这么看重陈家，不但是因为自己以前的公司在陈家眼里就是蝼蚁，更是因为陈家那强大的信息网，不管是谭飞还是那个逃犯，被制裁都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  
\* H4 h6 {( a& Z  O) Q1 W; w: Q  
  
“妈，你还买啊，我走不动了。”陈乐容抱着身旁风韵犹存的美妇撒娇道:“我好不容易放的假，你就不能让我在家好好躺一躺吗？”' D+ h0 }! d" a/ i/ @  
“躺什么躺，躺多了人会变胖变丑的，出来给买点衣服，漂漂亮亮的不好吗？”刘丽媛没有在乎自己女儿的抱怨，在她看来逛街是女人难得的乐趣。  
“你看我哪里丑哪里胖了。”陈乐容反驳道。  
“你那还不是遗传了我和你爸的优良基因。”  
“哼，那为什么妹妹就可以待在家里。”陈乐容有些不满。& e) S0 K% T) B\* g8 C% M1 Y  
“你妹妹和你能一样吗，高三学习这么苦这么累，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哪像你读个大学，不是吃就是睡，没有一点学习的样子。”刘丽媛也是见怪不怪了。2 Q. v1 B4 Y2 I1 g$ r2 g1 k  ~  
  
) L% f  i  X; w0 y0 ~" `) S  
“哼，明明就是偏心，我得找个办法走。”陈乐容在心里暗自腹诽。  
“妈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去厕所。”陈乐容摇了摇刘丽媛的手。: r% g) W. j, g& W  
“叫你一天都吃什么垃圾食品，肚子痛不痛。”刘丽媛有点担心。  
“嗯，还好，只是有点想上厕所。”陈乐容摆头。/ b1 P' t' O5 ~7 C  
“那我先去逛了，你等下自己来找我。”  
陈乐容暗喜，终于可以回家躺平了，连忙点头。9 }4 F. E\* K( q1 E  Q! D3 D  
7 y5 l' I' ~+ D) F  
  
看着陈乐容往厕所的方向走去，肖定浪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，偷偷的跟了上去。看到陈乐容进入女厕所后，肖定浪一边假装要上厕所，一边侧眼观察女厕所内的情况，确定里面只有陈乐容一个人后，轻步走了进去。  
此时的陈乐容还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，她从背着的单肩包中拿出手机。  
“唉，妈太好骗了，我在这等她走远后，我再自己坐车回家。”陈乐容一边想着，一边打划拉着手机，却完全没注意到一个陌生男人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，右手已经放在了她的背上，邪魅的紫光透过衣服显露了出来。  
7 @) P# M" w) r( L: Y\* J( X  
  
一瞬间，陈乐容突然感觉全身乏力，身体就像泄气了一样，慢慢扁了下去。手里的手机因为没有支撑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辛亏有保护壳，手机并没有受到损坏。她尽力的转头想看向身后，但是却只能看到自己慢慢萎靡的身体。陈乐容想呼救，可是无论怎么努力，她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; C9 n" b' N- O$ K" U\* j: j/ p  
陈乐容绝望了，在散失意识的最后一刻，那眼角处无声的眼泪可能是她最后的声音了。0 W. a9 Z& t5 S: v  
  
  
肖定浪一把搂过变成皮物的陈乐容，顺手拿起掉在地上的手机放在兜里，快速的走进了隔间。  
走进隔间后，肖定浪坐在马桶上，心有余悸。胸口快速起伏着，尽力地憋着沉重的呼吸声，肖定浪不清楚这样自己是不是也成了杀人犯。  
平静了一会后，肖定浪才看向已经没了生气的陈乐容，她就像一件柔软的丝绸一样，搭在肖定浪的手上。面容就算塌陷下去也能看出十分的精致可爱，时尚的刘海长发只是披在肖定浪的手上，他就能感受到它的柔顺丝滑。  
0 D( S. e! ~, g9 M: }8 t1 i  
  
肖定浪看着陈乐容无神的眼睛，内心的负罪感让他不自主的闭上了眼睛:“对不起，我也是有苦衷的，如果能把你复原的话，报仇之后，我愿赎罪。”: T+ z) p3 `4 Z" x# l, Z  
做着保佑的手势，心里默念十秒后。  
肖定浪把自己的衣服脱掉，露出了自己消瘦的身体，曾经的健壮早已一去不复返。右手臂上的紫色玫瑰，似乎变得更妖艳了。$ m7 D8 o, u/ o# q9 C& p5 k  
  
  
把这个同自己女儿大不了多少的女孩轻轻提起，疲软的脑袋连带着头发垂在胸前。陈乐容身上穿的如她本人一样可爱，淡黄色的束腰连衣裙加上刚过膝的蕾丝白袜，宛如一个漂亮的娃娃。  
肖定浪把包放在一旁，慢慢脱下连衣裙，陈乐容那少女的身体就展现在肖定浪的面前。即便是皮物状态，也能看出陈乐容皮肤的嫩白，娇小的背上是白色胸罩的带扣。芊芊细腰之下，是圆润的恰到好处的翘臀和被白色蕾丝包裹的纤细光滑的双腿，私密处穿着一条带着花边的白色内裤。% c\* X\* k/ V+ x( E$ m; H# O  
  
  
把陈乐容背上的带扣打开，只有A罩杯大小的小乳鸽就暴露在了空气中，红润的樱桃彰显着年轻少女的美丽。  
紫色玫瑰的力量聚集在食指，肖定浪轻轻在陈乐容的后背一划，本来嫩滑的皮肤就随着食指的移动裂开一道缝隙。肖定浪怀着奇异的情绪打开了这道口子，像是打开一副窗帘，不打开之前你永远都对今天的天气感到好奇。\* t+ ^6 F9 d0 |  
里面出乎肖定浪的意料，他以为里面就是类似橡胶的物质，但是那还冒着热气的红色，清醒的告诉他，这是货真价实的血肉。8 D9 i1 H\* o\* ~: f2 q  
  
% G; w0 }; V) o6 M& E7 Z( Q  
肖定浪深呼了一口气，下一步就是穿上她了。' L; |9 x% q3 X7 ?6 H" ^  
拿住陈乐容的腰部的皮，肖定浪把口子拉大。他把右脚抬起，缓慢的从口子伸入了陈乐容的体内。1 ]7 o" m, c# z7 |. T2 [: a  
肖定浪首先感受到的就是陈乐容残留的体温，随后用手对齐陈乐容的右腿，让自己的腿更好深入。肖定浪自己的腿本来算瘦的，但是他在穿陈乐容的腿的时候，还是感到了强大的挤压感，多亏了皮物的延展性和残留在内壁上的黏液，他才得以顺利的穿进去。' W3 \_) v1 h' x5 p& t5 x6 {" g5 I  
用手一一对齐陈乐容涂了粉色指甲油的如短玉般的脚趾，肖定浪终于穿好了右腿。此时陈乐容的腿完全就是肖定浪的样子，过膝白色蕾丝也被撑得有些紧绷。  
  
  
依法炮制，肖定浪以同样的方法穿上了左脚。现在肖定浪的小腿就像套上的白色的乳胶袜，陈乐容皮肤的白嫩与大腿黑色的毛发层次分明。  
由于陈乐容只有一米六多，肖定浪不得不把扯着陈乐容大腿处的皮肤用力往上提。温暖潮湿的感觉从膝盖慢慢滑向大腿，肖定浪已经把皮穿到了大腿根部，陈乐容本来可爱的萝莉腿，套在肖定浪的腿上变成了略带肌肉的御姐腿。2 K0 a9 h. \; x. B3 ^  
4 R# q' A- J  t' p' }  F2 X% K3 J  
% d8 U2 m, j\* U1 o. D4 @  
双腿处传来的紧致包裹感，让肖定浪有了些奇怪的舒适感。看着自己胯处慢慢挺立起来的肉棒，他有些苦恼，这东西应该放在哪。  
不过他马上有了想法，皮化还有一项能力，就是可以把特定部位活化，保持原来的生物活性。' R2 \_7 B1 b% q5 `- b  
肖定浪左手搭着陈乐容的上半身，右手移到胯间，把陈乐容内裤轻扯到膝盖。  
陈乐容的小穴白净的没有一点毛发，阴唇带着晶莹的粉红，看上去像一块可口的果冻，让人垂涎欲滴。) o- l# }\* A5 w7 f2 ?' ?\* r  
肖定浪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纯洁完美的花园，想到这么完美的身体就要被自己糟蹋了，内心顿时又是一股强烈的负罪感。0 `\* J+ q/ ]4 Y3 ^  
  
+ C' Q\* K+ @7 s8 z3 v  
把手覆盖在小穴上，又是一股紫色的能量注入。原本塌陷下去的小穴仿佛又有了生命一样，逐渐丰满起来，恢复到原本的样子。+ ^( d( N4 n" K# l  
肖定浪看着水嫩的小穴，忍不住地轻抚了一下，霎时，手指间都是滑嫩柔软的触感。而陈乐容也仿佛回应了是的，小穴微微颤抖。2 h. e" w' W# \_- v$ O  
从里面看去，原先只有一层血肉的小穴，内部加厚了很多，似乎是阴道的位置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小穴上方连接了一个类似子宫一样的袋状物，下面有个孔洞，似乎是专门存放肉棒的。: m3 W: f7 p0 s\* B  
3 O! i# n/ E8 c  
5 v/ ^0 r& [# K, w# C5 n8 y  v! {; i9 C  
肖定浪正面托着着陈乐容的肚子，一只手抓着自己的肉棒慢慢插入了子宫留下的孔洞。那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就像插入黏糊糊的小穴一样，包容黏滑。但是它没有小穴那炽热的温度，反而有些冰凉。  
忍住下面传来的快感，肖定浪把肉棒完全的塞了进去，大小刚好合适。  
“呼。”肖定浪忍不住呼气，这穿皮的感觉也太犯罪了。低头把胯下的皮再次扯紧，小穴也贴合在适宜的位置。这时肖定浪突然发现，小穴处流出了一些湿润的液体，小穴口也似乎有规律的缩合着。8 c6 d7 C; b. W. ~  
肖定浪清楚这是活化的作用，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3 N3 L; `$ a) {& t  
  
6 Q7 }\* f: Y) a, n  
没有多想，肖定浪继续穿着皮物，接下来就是上半身了。  
还是一样，肖定浪寻着手臂的孔洞顺利的穿上了陈乐容的双手。用力握了握，带着美甲的手也做了同样的动作，只是本来小巧玲珑的手指，此刻有些肿大变形。  
提起陈乐容疲软的脑袋，肖定浪稍稍弯腰，双手把脑袋直接套了上来，头发散落在暴露在外的背部，带来了阵阵瘙痒感。  
肖定浪很顺利的就进入到了陈乐容的脑袋里面，透过瞳孔透出的细微光线，快速的对齐五官。只是从外面看，现在陈乐容的脸就像泡水泡过三天三夜一样肿大丑陋。9 ?) l- J  w0 V7 b; g  
  
  
现在只剩最后一步了，肖定浪把自己胸前的皮贴合到自己身上，小乳鸽上的樱桃与自己对齐。随后左手按在背部的皮物裂口处。  
紫色闪过，背上的裂口开始愈合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肖定浪的全身也变化起来，身上的皮物就像活过来了一样。2 ?8 b; q# @! }7 W, ?  K  
皮肤紧紧的压缩，原本的褶皱都归于平滑，胸前的乳鸽挺立起来，双臀也变得越来越圆润。双手双脚都变的更细更精致，本来1.78的肖定浪被压缩至1.65。  
随着越来越精致可爱的容颜出现，陈乐容仿佛又重现于这个世界，曾经的她早已掉入深渊，现在的她是重生归来。  
  
  
陈乐容缓缓张开双眼，两眸里透露着些许疑惑。大量信息的进入，让陈乐容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不过随着信息慢慢地消化，陈乐容的眼神逐渐清明:“我陈乐容又回来了。”  
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，皮肤白皙，线条优美，身上几乎没有赘肉。! \7 c0 f3 [, b  
“我的身材还是这么好。”/ I' w! a2 g% s' y$ k/ K  
陈乐容小心的迈出右腿，以免因为身材突然地改变保持不了平衡。她仔细的欣赏着，被可爱的白色蕾丝包裹的美腿，精致修长，简直就是人间极品。  
  
  
在陈乐容正在欣赏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了两个人交谈的声音。  
“陈太太真富啊，在我们这都能随便买。”  
“那可不是，你有陈太太一般漂亮，你嫁给富豪，你也可以。”  
“唉，我没这个命。咦，这里怎么有双白色的公主鞋。”  
“不知道诶，谁会在厕所里脱鞋啊，不过这双鞋还挺可爱的。”  
听着外面的话，陈乐容这才想起自己刚刚自己走的太急了，把鞋给落外面了。9 g7 T. x, `% G, k9 J# q: T  
不过这时候也不能抱怨了，只能主动出击了。  
“那双鞋是我的，我换鞋的时候不小心落在那里了。”陈乐容的嗓音就像奶油一样，绵软香甜。  
# r& r$ b0 W" B4 q$ W\* B  
  
听到陈乐容的声音，两人都有些尴尬，真有人在厕所换鞋。不过听声音，她们更加肯定了，这个妹妹应该是个很可爱的人。9 J( \_3 \$ F+ f# Y  
“咳咳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知道有人在里面，你现在还要这双鞋吗。”外面一人问道。  
“你们就放在门口就好了，我等下会拿走。”陈乐容答道。  
听到回答，两人把鞋放在了陈乐容厕所门口，上完厕所后，就走出去了。" L4 O8 M, G2 Z  Y  
" y8 t$ [: }  e( x  
  
听到外面两人离开的声音，陈乐容松了一口气，外面的人可想不到她们认为的可爱妹妹，现在正裸体。  
“我得穿好衣服了，免得又有麻烦事找上门。”' V  x: Z8 p. a  
陈乐容伸手把脱在腿间的内裤往上提，眼睛余光又看到那个熟悉的东西。  
“哇，为什么这个丑不拉几的文身还能显露出来，这要怎么办。”陈乐容心里怒气值不断累计，一件件的麻烦事让她心情特别不好。) t) X! n. C: O( b  
“唉，算了，等下反正直接回家了，回家穿个长一点的衣服，也就看不到我手上有文身了。”  
3 ], p  U6 I. b9 `  
  
想到办法的陈乐容心情好了一点，快速的把衣服穿好。& k/ s/ r\* G/ K) F! a: }  
“这些衣服就放在这里吧，我以后也用不到了。”9 N; q$ a5 {5 Y: ?  
“不过这个可是我的宝贝，可不能丢了。”陈乐容从衣服里拿出一张照片，放进了包里。  
出门把鞋穿好，低头看了看手机。\* l5 f: v2 Y& }! w1 @  ]# r: x  
“现在都四点多了啊，不知道妹妹醒了没有。”  
陈乐容的妹妹叫陈喜容，是个高三学生。因为学习好的缘故，刘丽媛经常夸奖陈喜荣，而陈乐容就是被批评的那个，这导致她对妹妹非常的讨厌。即便陈喜荣每次因为这件事找她道歉，也被她当做虚伪而拒绝了。  
$ |0 o' E" X0 `& B) T\* K2 Z. K  
  
但其实错根本就不在陈喜荣身上，反而她一而再再而三的退步，只是陈乐容自己不接受，还是对待妹妹如陌生人。  
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前的那个陈乐容已经消失了。重生而来的她，反而很想疼爱她这个可爱的妹妹。  
“以前的我真过分啊，明明妹妹这么聪明努力，我还那样对她。”陈乐容可爱地点着下巴:“我应该回去跟她道个歉。”  
“同时，也该跟以前的自己说再见了。”  
  
  
陈乐容的家位于整个城市最繁荣的富人区，里面不但风景优美，碧水青萱，还配备了各种基础设施，包括但不限于足球场、高尔夫球场、健身房。7 g) r$ ^' v/ t: d  R2 m  
不过陈隆虽然是首富，但他却比其他有钱人更加的低调。只买了一个三百平左右的三层别墅，家里除了他一家人之外，还请了一个年轻的保姆。! e6 u" \, o6 M3 X\* o  
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停下，付完钱下车后。陈乐容回头，大理石墙壁上刻着熟悉的四个大字——芙蓉小区。  
门口本来直绷绷站岗的保安，看到陈乐容站在门口，本来严肃的表情瞬间消失，立马嬉皮笑脸地迎了上来。% C  m$ O( x& \, w\* C\* |3 B/ e  
# e\* ]\* ~+ D, `\* w, x4 `9 f  
  
“陈小姐，你怎么是坐出租车回来的，你不是和陈太太一起出去的吗？”! a7 L4 \$ [( p' j2 D  
“怎么，我做什么车回来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吗。”陈乐容看着面前面带笑容的年轻保安，心里一阵恶寒。( W' o2 V: E, l) T  [; c" S/ m) F  
“额，那当然不用。”保安说着连摆起手。! G- G# ^! w, v; c0 v  
“那就快点开门啊，还愣着干嘛。”陈乐容不想继续说下去了，拿起手机看了看手机，已经快五点了。  
听到陈乐容有些生气的话，保安连忙回到原位，打开了门禁，就算陈乐容已经走出去老远了，他还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有些难受。  m2 W8 Y/ l+ H8 X' @7 b, T  
; n5 R. S: ~/ V  
  
沿着这条绕湖的小路再走六分钟左右就到了，照着记忆中回家的路线，陈乐容轻踩脚步向前面走去。+ T3 q5 O6 \) Y9 b  X  
远处的太阳似乎也很疲累，在天上挂了一天的它，忍不住地垂落，想投入夜晚的怀抱中。陈乐容看着湖里张着翅膀掀起一阵阵红色水纹的天鹅，秀眉微蹙，脑袋里思绪良多。她想起了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  
她抬起右手看着那道纹身，不禁向自己问道，自己还是自己吗，我有陈乐容的记忆、身体、家庭、行为习惯，她的全部。而以前的真正的我好像已经消失了，仅剩脑海中存留的记忆还能证明，我以前到底是谁。  
  Y8 N# G8 w, B& O  
  
陈乐容继续走着，全然没注意前方有人，而前方的人似乎交流的很开心，也没注意陈乐容，最终他们撞在了一起，( X9 N  d1 K\* G  p" t  
陈乐容被突如其来的撞击撞的直往后面踉跄了好几步，就在快要摔坐在地上时，一只满是老茧的手抓住了她，把她拉回了原位。  
“没事吧。”  
闻言，陈乐容抬起了因为惊吓而微垂的脑袋。是一个看上去很儒雅的中年男子，他肩上胯坐着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，左手牵着穿着旗袍的贵妇。  
  
  
陈乐容摇摇头，并表达了歉意。对面的男人，只是笑了笑，说是他的错，没导致大问题就好。4 L3 t4 g) T\* H0 p. o  q  
看着他们从身旁走远，男人一边逗着肩上的小男孩，一边与妻子窃窃私语。陈乐容内心突然地一痛，这幸福的一幕，让她想起了自己，作为肖定浪的自己。6 ^. ~& d: f. @/ n4 ?+ Q  L' \  
“这可能就是这个能力的副作用吧，只要我心底还怀揣着我的愤怒，我的亲情和爱情。”陈乐容稍微揉了揉通红的眼睛:“不管我是陈乐容，还是肖定浪。我，就是我。”  
伴随着天鹅的吹喇叭般的叫声，陈乐容想通了。( H- p/ a3 R% v% \_$ v+ ]\* B